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九十六輯
沈雲龍主編

英傑歸真

洪仁玕撰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欽定英傑歸真

卷之四

天父天兄天王太上天國辛酉年新鑄

欽命文衡正總裁開朝精忠軍師平王洪製

欽定英傑歸真

旨准頒行

上帝創

天情真

卷一

權而人多不信抑或有心懷疑義者欲尋
其緒而識其端不遇解釋之人而疑終莫
祛無怪乎真道日在天下而真理終不明
于人心也茲蒙

天父天兄差生我

真聖主暨

救世幼主宰治天下復差生我

于王以佐輔之川夏變夷代

天宣化常思闡明真道以援引世人而提撕警覺之
不倦所恨蠢爾愚夫自安冥昧卽欲一施
其振聾發聵之方而無從而何幸妖胡奴
隸之輩猶有所謂鐵中錚錚庸中佼佼者
自知從前之失仰慕

真主而幡然來歸且又善于質疑善於問難適
足以觸發我 于王訓誨不倦之本懷故
不禁津津焉媿媿焉舉真理真道有味乎

其言之而使斯人恍然悟帖然服覺向之
以身歸者今更以心歸矣向之身歸

真主者今更心歸真道矣小官等猥以菲才夙

叨 恩眷凡是賓客燕見罔不隨侍左右

旁聆 寶訓道通天地之外思入風雲之

中批郤導窾切理饜心要惟此番問答尤

屬聞所未聞而又聞所樂聞也因謹筆之

千書而請公諸世我

于王遂俯從愚議呈獻

聖覽荷蒙

旨准刊刻頒行爰名之曰英傑歸真云

時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三月初一日

干殿刑部尙書 小官 何春發

干殿禮部尙書 小官 汪蘭垣

甲官副信隊勇忠富 小官 劉盛培

天試文狀元開朝勳臣 小官 劉闢忠等敬序

晁天福于殿文正總提 小官 吳文彬

甲官正信隊勇忠富 小官 何其興

干殿兵部尙書 小官 丁錦堂

干殿工部尙書 小官 辛振甲

英傑歸真

一日有投降者據云自是甚麼紅頂雙翎
與某妖不和欲歸

天朝出力報効其稟求見 本軍師念切設等
亦是天中帝土之人故准伊進見遂傳令
府官兩傍排列引進跪呼千歲後請安道
禱畢平身旁立 千王問以來意伊卽答
以妖運該終大小不和民心不附恐雖與

天国抗也

真聖主天王得

天心眷顧每至極處逢救爲此哉特來歸順焉求

殿下不棄收爲門下定卽報効援救之恩也

干王聽罷來意未知出自真誠否乃試其心
曰爾旣受妖之官爾祖父恐亦受妖恩不
少日前並未受過 天朝官爵恩典何忍

遽棄其官而來投順乎其中必大有所見
乃能如此去就也爾當稟明前來方可准
信伊答曰 干王明鏡高懸真偽立見愚
弟決去妖官來投

天朝者實因我祖父名爲他官實爲他奴雖受
六七代功名官爵較之宋明前代十無一
二况宋末明末之時吾祖父之跟從之者
羅難自縊者不知凡幾其爲胡妖之害實

得

說

土

不

暗

傑

以

而

假意來降不爲祖父報仇不爲

天王盡忠者愿

天父上帝誅之言罷乃當衆放聲大哭不止 于王

見其歸順之念誠遂命左右扶起賜以

天朝袍帽令衆官安置居處飲食衆官俱言

遵令仍三呼千歲而退是晚那人因未悉

各款禮儀稱謂恐有不合于講禮讀法之

事乃坐臥不安長夜耿耿思想前所談論

聽聞者中多有隱諱之字尊己卑人之詞
恨不得天曉而欲有所請以釋其心之惑
也次日早起不敢妄進早飯後即傳鼓求
見謂某請安求教也旋內有三通鼓响女
官傳令出曰 干王坐殿衆官跪呼請安
稟事請令畢旋令在偏殿坐有一禮部尙
書並三四僕射侍從可矣衆屬官俱照常
辦事不用進偏殿也引進內殿右邊一廳

鋪毡結綵案尙金玉銀杯鐘鏢古玩四圍
羅列壁掛一大福字高長七尺五寸橫濶
六尺尙橫批

天兄基督登山垂訓九福之言旁寫精忠軍師千
王書階前花草鮮妍中門額懸一金邊龍
匾內有黃絹 御筆硃題龍邊鳳詔書法
逾勁罩以大玻璃三坎明朗莊嚴令人生
慕讀之其略云

天王詔旨曰朕意臻胞達胞玉胞知之敬

爺敬哥總無空

老父大兄賜光榮得到 天堂享

爺福福子福孫福無窮朕念從前胞因

爺哥朕名受辱者多矣胞果然志同南王歷久彌堅

確乎

爺爺生定家軍師板蕩忠臣可爲萬世法故

爺哥朕眼自照得見錫報胞以于天府玉爵子孫世

襲永遠光榮以昭福善盛典胞靖共爾位
世世股肱 天朝也欽此當時進去 干
王賜坐賜茶謝恩謙退畢 干王再轉進
內故得細讀

御書聖詔及羅列各物也一時解了龍袍角帽
改換雲冠便服轉出坐下從容言曰噫世
人之爲妖所惑亦已甚矣昨見弟之所言
仍不失爲中土華人也 本軍師因此准

弟求見欲有所達兄之素志而爲知者道
故也昔吾從遊

真聖主每與談經論道終夜不倦言笑喜怒未
嘗敢薄待己身時論時勢則慷慨激昂獨
恨中國無人盡爲韃妖奴隸所惑矣予問
其故則答以難言再三問之則謂弟生中
土十八省之大受制于滿洲狗之三省以
五萬萬兆之花人受制于數百萬之韃妖

誠足爲恥爲辱之甚者兼之每年化中國之金銀幾千萬爲烟土收花民之脂膏數百萬爲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國之民富者安得不貧貧者安能守法不法安得不問伊犁省或烏隆江或吉林爲奴爲隸乎興言及此未嘗不拍案三嘆也但

本軍師昨以言難弟者寔爲此故欲試弟

知之否殊意之所言亦是肺腑忠孝之言
今 本軍師輔

真聖主得蒙

上帝眷顧以有當日之義心乃有今日之義舉無非
爲

上帝基督爭體面爲

上帝基督爭綱常也而無知無義之徒反去助妖爲
虐今之事業晚成生靈荼毒固是衆罪所

召亦是天公試鍊耳弟當悔罪改過求

天父上帝赦之

天兄基督贖之勉爲新民學斯無負今來歸之誠也

那人聞得此段義理如驚似喜乃肅然起敬曰剛聞所述

真聖主訓千歲之旨有如迅雷之灌耳癡夢之

初醒足證衆言

天王才學透天人博而約正而嚴名不虛傳也
但愚弟初來不知忌諱且交疎誼淺不敢
妄有冒瀆惟敬聞新例多有未明欲有所
請以化吾心之愚不知可容啓齒否倘有
不合之言乞爲赦宥

于王諭曰不妨與其疑而生謗不若問而得
明後將轉諭多人足以新民新世試爲言
之

那人起而稟曰

天王尊號前代未有此稱而

天王不稱皇不稱帝且貶前代僭稱皇帝以侯
封之恐有不當於人情乎乞赦冒瀆之罪
明以教我

干王諭曰噫爾何不學之甚乎三方五氏之
稱恐是後人妄稱姑不置論而夏商周亦
未敢自大故孔丘作春秋首正名份大書

直書曰天王蓋謂繫王於天所以大一統也此天王尊號前代無人敢僭者寔

天父留以與吾

真聖主也殊無知秦政妄自尊大僭稱

上主皇上帝大號無怪其作事顛倒年祚不長也後代效尤遂無救止之者致妖魔有赤氏白氏青氏黑氏等之僭妄也今吾

真聖主天王於天酉年轉天時蒙

天父暗置一硃書在燕寢門眉罅中批云

天王大道君王全七字是 君王父尋着的鄰
縣鄰鄉是人皆知故吾

主天王受 天真命爲天王大道君王全非自
稱非人稱又非者書所稱寔

天父真命封爲天王也而較諸古之僭稱自稱爲至
正至順焉至貶前代之僭號者爲侯以其
有無知之罪二一是僭

皇矣上帝之尊也蓋大而無外謂之皇超乎萬權謂之上主宰天地人萬物謂之帝前侯何人敢僭

皇上帝之稱乎一是率人拜邪鬼也蓋前侯封禪立廟祭

上帝所造之山川河瀆及祭

上帝所差之賢能者所做事業多是教人叛天信鬼以此推之寔是後世之罪人也而吾

主貶之爲侯仍是厚恕之道寔不如我

天朝之檢點等官尙知尊敬

上帝不拜邪神也至韃妖之拜佛重僧崇信九流雜
教直謂之妖而已鬼而已雖僭竊二百年
是

上帝基督天王欲盡殲之而已何足道哉

那人曰

天王是太陽能照天下亦有據乎

千王論曰日爲君象明燭萬方此古人之僭
譬伊等非真太陽也若吾

真聖主面形日角眼若日輪毫光映射無敢仰
視之者卽在遊天下時而然也故

天父聖旨云彎彎一點在中央又云乃念日頭好上
天也在天酉年轉天時曾對胞姊云姊姊
爾見我手中何物姊云無物

主云左手執日右手執月爾不見乎三月初四

將曉鳥語諠譁遂吟七律云鳥向曉兮必
如我太平天子事事可身照金烏災盡消
天將天兵都輔佐是時連日陰雨未見太
陽及吟後卽見日入東窗而吾

主聖目一見卽匍匐而起離御榻而出燕殿遂
覺昨晚臥不能起之病不知消歸於何處
矣夫吾

主病在陰雨旬中一接太陽卽復原體以暢其

光明以驗身照金烏災盡消之句也又於
癸榮年未曾看明天書以前一晚

主夢日落於

聖主前

主欲從容拾之忽見一人前來爭之吾

主以一指指住那人以一手拾日拋之口念云

風雲雷雨送上天忽醒而吟七律云天下

太平真日出那般燭燒敢爭光高懸碧落

烟雲捲遠照塵寰鬼蜮藏東西南北勤獻
曝蠻夷戎狄競傾陽重輪赫赫遮星月獨
擅貞明照萬方凡此諸證皆十年前之
天啓而今俱驗者足徵

天王爲太陽之據至其英明果毅廣大包容真
如日照萬方而羣陰不敢出現月星不敢
爭光也如欲沾恩光者當留心欽讀

聖詔而欽遵之可也至於

幼主降世二年歲在庚戌有粵西大臣黃盛
爵侯昌伯來接是晚屋上發紅圓光一道
遠見者疑爲焚燒近者見漸高而散一連
兩夜如是及到天京時吾

幼主萬壽纔幾齡乃於夢覺中常發聲云日
頭王照萬方是豈泛常之語乎當亦有啓
之者耳弟試思之足徵

真聖主當陽之據否